

<<第四病室>>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第四病室>>

13位ISBN编号：9787533917821

10位ISBN编号：7533917820

出版时间：2004-1

出版时间：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巴金

页数：23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四病室>>

内容概要

这三部小说，被后人称为“人间三部曲”，是中国现代文学泰斗巴金后期小说的扛鼎之作，长篇绝唱。

本套书可以说是巴金创作艺术的高峰，整体创作风格陡然一变，由早期的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转向冷静深刻的人生世相的揭示，其艺术水准远在成名作《家》之上。

巴金可以说是三部曲的专家，他写过“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革命三部曲》；而那部巨作《火》，因书分三册，又被称为《抗战三部曲》。

现在他的《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合称为《人间三部曲》。

《第四病室》比《憩园》篇幅略长，约十五万字，题材很别致，萧红的《呼兰河传》，写一座小城；老舍的《四世同堂》写一条胡同；巴金这部小说则写战时一间医院；以一个病人的十八天日记，体现了战时大后方的众生相。

谈到黑暗惨苦，俗云：“十八层地狱”，而《第四病室》年写的可说是第十九层地狱。

住院病人要自己买特效药、胶布、手纸；许多病人买不起特效药，在床上哀号着死去；有些病人付不出小费，工友不清理便器，以致被大小便憋得呼天喊地……可是在漆黑苦难之中，竟有温情和爱的萤火闪闪流光；那浓发大眼、柔情似海的杨木华医生，那为病人义务清理便器的饭馆伙计老许，遂成为枯冬里的春讯，地狱里的天使了。

<<第四病室>>

书籍目录

序小引一二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附录一：谈《第四病室》附录二：关于《第四病室》

<<第四病室>>

章节摘录

胡小姐已经转身走了，听见这句话，又回来对第九床说：“洪文全，你不要这样说。讲老实话，这个医院就是第四病室里讲话可以随便点。汪小姐人很平和，脾气是很好的，只要吵得不太厉害，她不会来干涉……” “是，是，我知道。”第九床要笑不笑地说。

“你不信，你到第三病室去看看，那里也是一样的外科病室啊。”胡小姐起劲地说。

“第三病室，那是女病室啊。”第九床笑着说。

“女病室不是一样吗？女人跟男人有什么不同？”胡小姐大声反驳道。

众人笑了起来。

“胡小姐，胡小姐。”忽然有人大声叫起来。声音对我是陌生的。但是我看见了那个人。是第二床，他正坐在床上。脸孔长得像马脸，年纪大约四十岁。

“哪样？”胡小姐转过身，就隔着两张直放的床（十一床和十二床）问道。

“我今天出院了，请你给汪小姐讲一声，叫‘入院处’早点结账。”第二床说。

“好，你现在就走？”胡小姐再问。

她马上加一句：“现在‘入院处’还没有办公。” “我下午走，我屋里人要来接我。”他带笑地答道。

“好的。”胡小姐答道。

“老苏，听见没有？人家出院有屋里人来接。你出院怎么样？”第八床带笑对第三床说。他那张猴子脸有趣地摇来摆去。两只蝴蝶翅膀仍旧耸在他的头发上。

“有你做伴还不是一样，”第三床抬起头来，把半个身子靠在壁上，伸手摸了一下他那突出的嘴唇，笑道。

“你这简直是胡说。怎么会是一样？你就是跟我出院吧，进了城，来得及，找个茶馆，吃杯茶。来不及，说声：‘后会有期，’就各自东西了。各人还要去找各人的住处。哪里比得上有家室的人！”第八床说。

“你们不要多讲话，大夫就要来喽。”

<<第四病室>>

”胡小姐过来警告地说。

第八床伸了伸舌头，做个滑稽的怪相，就不作声了。

第九床轻轻地笑了两声。

病室里稍稍安静了片刻。

一只小鸟的扑翅声很清楚地送进我的耳里。

一个黑黄的影子在空中一晃。

接着那只麻雀就站在梁上吱吱喳喳地叫起来。

“胡小姐，请你叫麻雀不要吵嘛。

”第九床开玩笑地说。

胡小姐忍住笑，装作没有听见，却有几个病人响应地笑了。

“老郑！

老郑！

大便盆！

”第十一床粗声哀叫起来。

起初没有人理他。

第八床自语似的说：“又在放警报了。

”第三床接着说：“你喊老郑，现在不是他当班，你喊他干什么？”

”然而这样的话是不会被那个病人听懂的，他仍旧叫着：“老郑！

老郑！

”他的声音永远是痛苦的，虽然我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病痛痕迹。

“十一床，你不要叫啊，老张就来啦。

”张小姐站在条桌前大声对他说，我不知道他听见没有。

他现在不叫了，却开始呻吟起来。

又是受伤野兽的哀号似的痛苦的呻吟。

这叫声和呻吟使我烦躁……为什么没有人给他帮一点忙，减轻他的痛苦？

为什么大家听着，看着，笑着？

我想，我或者可以去为他找到老张。

我便下床来。

站着，我不觉得吃力。

我决定走出去。

我刚走到门口，就碰见杨大夫踏上石阶来。

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站住了。

“怎样？

你又跑出去？

少跑点啊！

”她和蔼地笑了笑，像对孩子说话似的对我说。

“我到厕所去，”我惶惑中说出了一句假话，我本来用不着对她撒谎的。

她打量我一下，吩咐一句：“那么快点回来，冯大夫就要来喽。

”她大步进了病室。

我在她后面应了一声，就走下石阶，顺着石板路，打算走到厨房里去。

老郑端了一个凳子坐在厨房门前。

厨房里没有人。

我客气地问他：“老张在不在？”

”“没有看见。

你找他什么事？

”老郑温和地说，他那张呆板的方脸卜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请他给十一床拿大便盆。

<<第四病室>>

”我答道。

“义是十一床。

他一天就喊拿大便盆。

拿去他又屙不出来。

不要理他！

由他去喊！

”老郑做出厌烦的样子说。

“不过听他那样喊着，心里也有点儿难过。

请你帮忙把大便盆拿给他吧。

”我带了点恳求的调子微笑道。

我看见他的脸部表情在变化。

温和的微笑在他的方脸上出现了。

他站起来，说：“我就给他拿去。

”我觉得对付这个人我的办法收效了。

我高兴地回到病室里去。

冯大夫还没有来。

杨大夫同张大夫立在条桌前，一边看文件，一边商谈什么事情。

我走过第十一床跟前，那个病人还在呻唤。

我站住看他一眼。

他张开嘴吐气，好像在哼一支歌似的。

眼睛睁得大大的，两个黑眼珠慢慢地移动，它们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但是我又觉得他的眼光是茫然的眼光。

好些颗汗珠停留在他的红黄色的额上。

“大便盆就给你拿来喽。

”我对他说，我想给他带来一点安慰。

他不回答，却把眼珠朝我站的方向慢慢地移动了一下。

我想，他这个时候也许不是很清醒的了。

我刚在床上躺下，老郑把大便盆拿来了。

“拿去，大便盆来喽。

”他一面说，一面把大便盆塞到被单下面去。

病人含糊地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

“好啦，好啦！

我看你也该灌肠啦。

大夫喊你多吃水，你偏偏不吃。

你明明是跟你自己的性命赌气。

你要舒服，你就该喊你们公司给你多送点钱来。

”老郑又在那里咕噜了。

病人反而静了下来。

“老郑，你跟他多讲有什么意思？

我看他这个已经不行了。

”第九床插嘴着，他说到“这个”的时候，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头。

“今天你给老张代班吗？

”第九床不等老郑答话，又接着问一句。

“不是代班。

陆先生喊我给十一床拿大便盆来的。

听见他那样呻唤，我心单也不好过。

真是前世造了孽。

<<第四病室>>

” “你有空，请你去喊老许给我送一笼包饺来。

”第九床客气地说。

“现在怕不行，大夫要来看病喽。

”老郑说。

“那么你跟他说等一阵送来也好。

我怕他又忘记喽。

” “好吧，”老郑答道。

他又转过身子向着我们这一排病床问到：“还有没有人要买东西？

我顺便一起带回来。

”
.....

<<第四病室>>

媒体关注与评论

巴金先生在我的记忆中，首先是一长串的书名。
我二十岁时，有个女孩是巴金的崇拜者，喜欢没完没了谈论他。
巴金小说并不以故事取胜，为了讨好爱好文学的美丽女孩，我牢牢地记住一些篇目。
记得有一阵自己真被搞糊涂了，譬如有两篇小说的名字差不多，一篇《秋天里的春天》，是译作，另一篇《春天里的秋天》，是创作。
那个女孩常用巴金小说来为难人，动不动玩点智力测验的小游戏，我不想让她太得意，又不愿意她太失望，在回答问题时故意犯些小错误。

因为有了电影《家》，有那么一批优秀的好演员捧场，上岁数的人提起巴金如数家珍。
我的父亲一生以读书多自豪。
他总结巴金小说，得出的结论是：能知道几个三部曲就行了，譬如“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譬如“爱情三部曲”（《雾》《雨》《电》），譬如“抗战三部曲”（即《火》三部曲）。与前面那个坚决不肯放过巴金的女孩不一样，父亲的兴趣是外国小说，他的结论属于删繁就简，该偷懒就偷懒。

父亲认为，巴金作品看过一本《家》就足够。
这样的观点我后来也经常遇到，听上去十分内行，课堂上老师这么说，论文中这么写，大致意思都是，巴金的代表作是《家》，放大一点再加上《春》《秋》，其他便不重要了，起码不那么著名。
曾经听到一位研究专家言之凿凿，说巴金写完《家》以后，再也没有什么重要作品。
这位专家的观点是“激流三部曲”一本不如一本，巴金不过是个走下坡路的作家，《家》让他达到了荣誉顶峰，然后一蹶不振，靠吃老本过日子。
很长一段时间，我也相信这样的观点，熟悉的巴金只是一些书名和一本《家》。

老实说，我不是特别欣赏《家》，或许名气太大的缘故，或许故事简单而且概念化，说出来颇有些煞风景，我只是为写研究生论文才系统地阅读巴金。
要研究这一段文学史，这样的重要作家自然绕不过去。

我曾经有过一段认真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经历，那是一种地道的板凳功夫，狼吞虎咽了一大堆作品。
有个朋友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花功夫阅读，他拿起一本早已发黄的书籍，轻轻拍了一下说，你像一个书虫似的，在这堆旧书上爬来爬去有什么乐趣。

真说不清楚乐趣在哪里，如今回想起来，只能说自己不后悔这段经历。
我一向读书很杂，有机会集中读些作品也是人生的一种造化，事实上，只有经过认真阅读，通过比较鉴别，才可能纠正以往约定俗成的一些错误观点。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整体的现代文学似乎并不怎么样。
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特色不在于成熟，而在于它的不断成长。
前辈业绩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么高，一个朋友曾经有过两个尖刻的谬论，他觉得现代文学所以被拔高，一是那些写小说的人，本来不怎么样，一九四九年以后普遍做了文化官僚，掌握了话语权，因此难免自吹自擂和别人抬轿的嫌疑。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现代文学成了反动作品，于是物极必反，毒草成了香花，受虐待转为资本，很一般的东西都跟着浑水摸鱼。

把中国现代文学说得如何成熟显然不恰当，更不恰当的是忽视了它的不断成长。
研究一个作家，研究一个文学时代，忽视这种进步是不对的，也不公平。
评价过高或者忽视进步，都是不可取的态度。
某些流行观点根本经受不起检验，譬如武断地认定巴金在《家》之后便没有成功的作品。
平心而论，仅仅是“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秋》，无论思想还是艺术，都明显要比《家》进了一步。

为此，我曾和父亲展开讨论，也和读过巴金小说的朋友进行对话，结果发现包括父亲在内的不少人，对《家》之后的很多小说其实都没有认真拜读。

<<第四病室>>

大家的结论不谋而合，竟然都相信作者不可能再写出比《家》更出色的作品。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个作家早期作品的成功，掩盖或损害了其他作品的光辉，因为一些想当然的简单否定而不幸中断阅读。

我们自以为是下了结论，轻易相信了这个结论，大家议论某些作品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一定真正熟悉它。

沈从文先生谈起创作经验，曾说过一个人只要努力写作，越写越好很正常。

这观点用来形容巴金的小说最恰当不过。

巴金早期的作品中，艺术上有些粗糙之外，阶级斗争成了重要元素，社会问题是首要问题。

譬如《家》是一部典型的反封建教科书，所有道理都显而易见，高老太爷象征什么，觉新和觉慧代表什么，留下的是一种标准答案。

<<第四病室>>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